

Rou Ruo Wu Gu

长篇小说

施玮 著



柔若无骨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柔若无骨

施 玮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新登字 1 号

《柔若无骨》施玮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赤峰印刷集团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5 字数:280 千字

1997 年 1 月第一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ISBN7-204-03326-4/1·57

定价:19.80 元

情欲是截不住的河流，它
连通人类的血脉，伴随我们一
生的痛苦和悲伤。

柔若无骨

施玮 著



作者近照

内容简介

苏州状元府大小姐陆文荫十四岁。出落得娇美媚人柔若无骨。在一个冬夜里，她目睹了爷爷的贴身丫头和教师偷情的一幕。从此，赤裸的男人形象使她坠入情欲的河流。和洋学生的私恋、与说书人的偷情、同比她小一辈的男人的暗中来往……无论怎样做，她都觉得没能真正获得欲望上的满足，但她一年一年老了，最后不得不亲自导演了一出把自己女儿送上自己情人的床上的戏。

陆文荫的妹妹陆文芯看上去文弱温顺，但骨子里比姐姐更渴望男人，渴望情欲。最后她终于冲破了束缚，在伺侍丈夫的同时伺侍丈夫的弟弟。这种生活使她心惊肉跳，却又快乐无穷，但是另一个男人闯进了她的生活。他用他的权势、手段想把多少年来垂涎欲滴的陆家二小姐搂进怀抱，但最后他只能是强奸她。他得到的仅仅是她那精美绝伦的肉体。

陆家第二代女人远远胜过前辈，她们肆意挥洒性情，毫无顾忌地追逐男人，一边骚首弄姿与情人周旋，一边穷追不舍厌弃她的丈夫，直到把他们逼得走投无路，自寻短见。

而陆家第三代女性，生活在当代的年轻女人，在容貌上，她们继承了祖辈娇美媚人柔若无骨的形态，在情欲上与祖辈相比，有过之无不及。在闯海南，炒股票、出国作生意的同时，一个情人尚未完全熟悉，又投入另一个情人的怀抱。她们懂得更多，技巧更娴熟、欲望更赤烈，与其说她们的生活更丰富，不如说更堕落，更丑恶。

《柔若无骨》出自女作家旋玮之手，故事曲折、文笔细腻、感觉丰富，此书充满了对女人的感悟和理解，是一部激情荡漾的长篇小说。

目 录

第一章 文荫死死地盯着这张脸，不由自主地想着这张脸孔下面的身子，一个赤裸的男人的身子。她突然觉得自己与这张脸有着许许多多隐秘的私情。有着一份前世注定的契约，某种浑浊而温暖的腻湿把她猛烈地摧发成了女人。 (2)

第二章 他们不由自主地趋近着却又觉得对方象星星般遥远。……那个夏天还未过尽，方耀堂和陆文荫就分别向家里提了这件婚事。……离别的悲痛并没有持续太久，更巨大的令陆文荫无法摆脱，无力承受的恐惧就来临了。 (18)

第三章 那天夜里，女人的手游走着，在死亡迷醉的气息中，她们相互展开，比面对任何一个男人更从容更完全地展开了。她们安静地飘游在对方的灵魂中，享受休息。 (35)

第四章 时光如水般流逝，乖戾的命运却偏偏要让逝去的时光留下些水迹锈斑，令我们难以身心洁净地等待明天。死亡前生命的最后一次释放，使薛云飞在我奶奶的子宫里留下了他的种子。整整九个半月，陆文荫在全家苦口婆心的劝告怒责中生下了薛云飞的骨肉。 (54)

第五章 男人像是被这目光强力地吞吸着，突然向这边跑来，越来越近……女人便如被触的含羞草般收回了枝叶。（83）

第六章 无论这份爱情如何美妙，在她心里都始终无法抹去罪恶的阴影。这一点她和她的姐姐不同，陆文荫一生中无论做什么事，从来就没有罪恶感，甚至不会负疚。对于她来说，衡量所谓道德的唯一标准，是生命的需要，或者说是生存的需要。而陆文芯则是常常怀着负罪的感觉，却无法逃避欲望及生命本能的诱惑。（105）

第七章 这个曾因丈夫的种种背叛行为心灰意冷，委曲怨愤的妇人，现在已经完全淡忘了那些令她恨不得拔出枪来杀人的日子，而是象只母鸡般张开她的翅膀，护住需要她保护的这个男人。女人母性的本能被情欲大大激发了，她东奔西走，调动了所有能调动的关系，维护着这个暂时回到她身边，并发誓幡然悔悟永不离开的男人。（133）

第八章 一个男人选择了某个女人，也就选择了 he 以后的命运，对此别人是无法干予的，幸福与悲哀都是只能由他独自承担。方汉麟和林玲共同生活的第六个年头，反右运动在中国大地旋起了可怕的风暴，在这场风暴中所有人的心灵都在颤栗，遭到粉碎或扭曲。（153）

第九章 秋水强抑着怦怦急跳的心，一点点仔仔细细地从上往下想着男人的身体……她背后的这间屋子，因为有一个男人

一个她的男人在里面，变得充实而温暖了，不管这个男人令她多怨恨多鄙视，但毕竟是她的。他们之间曾有过那样热烈销魂的爱，现在她一边感觉着背上缓缓升起的灼热，一边回味着三十年前这个男人留在她皮肤上的感觉。（188）

第十章 四次生育给这个女人留下了比岁月留下的更多更残酷更无法修复的痕迹。当男人们大声赞美母爱，赞美哺育，甚至赞美孕妇隆起的骄傲时，又有谁能正视那哺乳后的乳房，松弛多皱的腹部呢？廖思城的目光一颤闪开了。（201）

第十一章 他急欲进入，急欲实现自己大半生一直压抑的这份情欲。他要征服这个女人，似乎只有战胜这个女人，才能让他感到自己是这个屋子、这个世界的真正主人，才能驱散心底那最后一点自卑自贱的阴影。（228）

第十二章 秋水的病拖到夏天时，就真的不行了。姑夫从乡下回来把她送进了苏州第一人民医院，但那时医院里乱糟糟的都忙着搞革命，专家全打倒了，年轻小将们很认真地折腾了几个回合终究没能有个具体诊断结果，秋水没熬到三伏就死了。（248）

第十三章 那个姓他的姓却不知是谁的种的女儿，使他在三十多年后必须重新面对妻子的不贞和背叛，可他又无从发泄，因为这个女人现在已不是他的妻子了，更因为自己目前是承蒙

她的收留。(270)

第十四章 “真像!”奶奶从他的怀里脱出来,目光迷茫地说。脸上像少女般浮起一层红晕,所有的皱纹似乎都在这一瞬间消失了,我看到了一个美丽的几乎不太真实的女人。(287)

第十五章 王静梅和瞿红从天空重又回到土地,但这块脚下的土地不是上海而是纽约,她们没有感受到回归大地的坚实与安全。年近花甲的老教授迎接了她们俩。(306)

第十六章 一个男人的无能逼使着他的女人渴望外遇,渴望从另一个男人身上得到弥补。此时,道德和良心则全靠女人对自己进行非人道的折磨来维持了。并且不管她已经受了多么残酷的自虐,只要有一瞬的松懈,都将被押上“法庭”。(326)

第十七章 自己还算个男人吗?自己这样的人怎么能给女人当丈夫呢?他不由地又想起了瞿红,她是该离开自己。他突然不觉得她的手段卑劣了,而只觉得她、她、她们是那样勇往无前,这种斗争精神让他心里不由地发虚不由地惭愧。(348)

第十八章 我们赤裸裸地面对面站着,就象小时候站在院子里,隔着个大木盆等奶奶给我们洗澡。脱去衣衫的廖言显得格外单薄瘦弱,他的身子在夜色中散发出暖暖的白光,简直和小时候一模一样,我突然就觉得鼻子酸酸地要哭。(365)

序

陆文荫 13 岁那年，苏州下了场大雪。

那场大雪令她一生都感到彻骨寒冷，这使她不停地追逐热情、追逐性。可男人们身上的火却终未将她烤干，直到八十五岁，她一身寒意地死在姑苏的祖屋里。想着这一生中自己经历过的男人，想着与这些男人有关的另一些女人们，彼此间相互贪婪地索求、吮吸，又被命运索求着吮吸着。饥渴的感觉似乎伴随了她的一生。直到垂老，直到被命运之神无情地吸干，才能够侥幸地死掉。而那渗进灵魂的寒湿却使她一生的饥渴更甚，剥夺了她安祥的死亡。虽然她已经活得够久了。

陆文荫在那年的大雪中第一次看到了男人，全身赤裸的男人，并且是两个。年轻的和年老的。活的和死的。茁壮的和灰冷的。它们同时以毁灭性的强力洞穿了她，雪飘入她的心灵与骨髓。

第一章

1

秋水要当新娘了。母亲房里的小丫环秋水是文荫在这个家里的唯一玩伴，8岁被买进府里的秋水几乎和比她小五岁的文荫同时长大，秋水十五、六岁的时候，便显出了那份妖娆，与沉沉的陆家大院很有点不协调。母亲就总想把她这个过于漂亮的丫头卖出去，或干脆配了人。可是这件事总也没有办成，直到老太爷作主把秋水给了老爷做偏房。

明天就是喜日子，文荫并不清楚漂亮的秋水为什么会和东厢房的女人一样成了姨娘，做新郎的父亲却似乎远不如老太爷兴奋。只是秋水再也不会离开陆家了，这点让文荫非常高兴，还有那件美丽的新嫁衣也让这小小的女孩想入非非。

整个白天文荫都想溜进秋水的房里去穿穿那件新嫁衣，只是母亲的脸色阴沉得厉害，使她看都不敢多看一眼，一直乖乖地呆在房里学琴。教琴的老师廖玉青似乎也和她一样坐立不安，弹着她从没学过的曲子，反反复复地弹下去。文荫便假过去坐在他身旁，想着自己穿上那件嫁衣的样子，不禁痴痴地望着窗外红了脸。

入夜，雪花一朵比一朵更大，从天上从从容容地降下，绒

绒地栖在地面的薄冰上，很快地越积越厚。文荫越过空寂的庭院看见斜对面秋水屋子透出一丝若有若无的红光，好奇的陆文荫怀着对那件美丽嫁衣的向往悄悄地潜到窗前，她用舌尖在窗纸上阔出一个小洞，向里面望去。

一股悠悠的热气缠绕在秋水光洁的裸项上，从耳后滑过去顺着修美的脊骨流下，平实的小腹和肥硕的臀部都在热焰中收紧了。一阵阵的燥热，她又闻到了那个男人冬青树的体味。这股寒冷青涩的气味随着灵动的舌尖轻触着唇角鼻翼，一遍又一遍在她垂闭的眼睑上划着短时长的弧线。秋水将身子向后靠去，紧紧地把头抵在后面那个人的身上。

“你怎么还来？”

男人俯下身子用颤抖的双臂环住她：“我没法不来。”

女人光润的后颈上承受了两滴滚烫的泪水，她感到自己剧烈地膨胀了。

“明天你就是陆家的人了，我也该走了。”

“你要走？你发过誓的，你不能离开……”

“难道让我在这里看着？看着你……”

颈后滚烫的水滴已连成了一片，灼烫着女人纤柔的皮肤。那越来越浓郁的冬青树味，使她象一颗急待被点燃的爆竹般狂燥不堪。秋水猛地将双臂向身后抱去，环住男人的膝弯：“带我走！带我走！”她的声音轻而激烈，迸绽在空中却又寂然地消失。每个尾音都象是颗慧星，哀怨而不祥。

男人的双臂从她胸前坠下，沉默无言地僵立在她身后。

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几乎能听见窗外的雪花一朵朵地砸在地上。秋水觉得那些雪都砸在了自己滚烫的头顶，她有一种

灭顶之灾的预感。

正是预感使未来的生命充满了刺激。秋水这个女人两眼放着光不顾一切地向前面的时光滑去。

“你觉得我脏？”

“你太好！好得让我不忍伤害你，是我配不上……”男人把头埋进女人堆起的浓发中，语言便模糊了。“唉，你不懂……我还有……是为了你呀……今夜以后你就忘了我吧！”

秋水的头簪被拔去，乌黑的长发倾泄下来，她所有痛苦而理不清的思绪都跟着这黑色的波涛坠落。她不再去想明天，她凭着一种女人的本能，只希望抓住今夜，抓住身边的这个男人。

男人湿热沸灼的嘴唇压在女人头顶细白的发缝上，紧紧地贴着。一阵阵的颤栗渗入她零乱破碎的心，秋水觉得自己头上象着了火一般，无法思想、无法动作，危险地悬在深渊的上空。

外面正在下雪，秋水知道那些雪花冰冷而硕大，她竭力地撩开冬青树厚重的气味去嗅一嗅这冬雪，她渴望着雪的寒冷与洁白。但是，雪象是下在另一个遥远的世界，这里只有浑浊的红色灯光。秋水被深深地埋进那堆冬青树叶中。月白色的衣衫已被退去，内衣精致的盘花扣象一只垂死挣扎的蝴蝶在胸前激烈地抖动着。它在逃避又渴求着死亡。

当那只细长的男性的手终于靠近时，蝴蝶几乎没有麻烦它们，便突然崩裂了。男人的头颅仅仅一愣，似乎被两颗丹红的花蕊击中，沉重地落下去。“哦——秋！”随着一声绝望的轻呼，女人的肉体如沉重的水浪向四处溅溢。

这一幕震撼了窗外的小女孩陆文荫。

多年以后，她不止一次地目睹了枪毙男性的场景，她总是

正好站在执行者的侧后，看着那颗头颅沉重而有力地向前坠去，她一次又一次地想起13岁那年的大雪，以及那颗向女人肉体倒下去的黑色头颅，不由感动地赞叹男人在死亡与做爱前都同样地表现出了完美的悲壮。这使她一生都满怀激情和崇拜地去与男人做爱。

“带我走！你不能留我在这里，我会死的！我一定会死的！”女人赤裸的上身仰倒在梳妆台上。一盒胭脂打翻了，乌黑的长发沾着红粉散乱地铺散开，她的双手无力地搓揉着胸前的头颅。

“秋，别这样，好吗？求你了……你明天就是姨娘了，从此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男人的声音含混而飘忽，而他的双唇却贪婪而专注地吮吸着。

“姨娘？！哈哈……”秋水散乱的目光猛地聚起，疯狂地盯着挂在衣架上的新嫁衣，一把掐住男人的肩，狂笑着喊道：“你说我是姨娘？你说，我是谁的姨娘？老爷的？还是老太爷的……？你还是个男人吗？”

男人的脸阴沉了，他死死地盯着面前的女人，突然粗暴地一把抱起她，几步扔在床上。一丝不挂的女人双眼大睁，几乎喷出火来，她抿紧了嘴唇，抬起雪白颤抖的身子靠近他。鲜红的乳头象两只焦渴妖烧的嘴，探向他，吮吸他肌肤上的热气。它们是那样艳丽蓬勃，把女人的贪欲表现得象罂粟花一样美丽。渴求爱，渴求一切，性以最确切最生动最为和谐的形式展现出女人对于生命对于整个世界的姿态。它是强大而不可抗拒的，它又是纯结而明亮的。

面对这个燃烧的女人，男人长叹一声跌坐在床沿。他一切自私而理性的念头都无法抗拒生命的本能，无法拒绝伸向他的

红唇。他在床上倒下，任凭两枚鲜红的乳头在他的身上盘旋、吮吸，他觉得女人像一阵漫起的浓雾淹没了他。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了，他的身体庞大起来，他的欲望也随之胀大，他变得像她一样单纯而贪婪。他俩纠缠着扭在一起，相互猛烈地吮吸吞咽着，用眼睛用嘴用身体的每个部分。

文荫贴着窗的脸猛地往后一缩象是遭了电击，她转身向自己的屋子跑去。

红纱灯就在她的身后灭了，雪地陡增寒意。陆文荫独自站在静静的雪光中，忽冷忽热一阵阵地颤栗，她的眼前总也抹不去那根黑色的线，它从男人的胸前一直伸下去，扭动着象一条毒蛇。那滑腻灵动的蛇身，似乎已经钻进了她的身体，在她小小的童贞的身子里颤动翻腾，一阵阵异样的躁热袭击着她。她不安地想抓住它，但它却只是一道怪异的影子。而要抓住它的欲念使她觉得身上心里都像是裹着火。文荫把小小的身子缩在井台旁厚积的雪里，冰冷的雪在小女孩的脸颊和手掌下迅速融化。很久很久，她抬起满是雪水的脸，大口地吞吸着雪夜清冷的气息。

从秋水屋里飘出的极轻微的呻吟声，在雪地里按下了许多细小的鸟爪印，它们密密地围困着文荫，使她恐慌却不能移动。突然，一个细长的黑影飘过院子，无声地贴附在秋水的窗前。文荫不敢想象接下来将发生的事情，忙猫着腰迅疾地向自己的房间溜去。

回到屋里，她甩下肩上红色的棉袍爬上床，用被子紧紧裹住抖个不停的身子，蜷着双膝缩在大床的一角，静听院里的动静。许久许久，院里并没有传来她预想的怒责声，文荫便恍恍

惚惚地微闭了眼睛，似睡非睡地想着今晚目睹的一切。

“文荫，你在院里做什么，想冻病吗？”母亲的叫声很轻却惊得文荫从床上跳起来，她惊异地双手摸了摸床沿，四处看了看，自己分明是在屋里。急忙披上棉衣走到木窗前，透过那些彩色的拼花玻璃向院中望去。

瘦高的母亲站在院里，青色的衣裙被雪光衬得冰冷孤傲，她的头发紧紧地盘在脑后，闪着幽蓝的光泽。她面向秋水的屋子一动不动地站着，有一种令人惧怕又怜悯的坚定。久久，久久。母亲才回转身扬起头从容地走回来，她的脸上挂着丝冻僵了的微笑。

院里又恢复了平静。井台边的老槐树积挂着一串串雪花高耸地立着，寂静地投下它斑杂的黑影，象无数条扭动着冻死在雪地的蛇。雪积得太厚了，已不复透明，死白死白地弥散着消毒水的气味。

似乎过了整整一个世纪，黑夜漫长得永无尽头。文荫看见秋水的房门终于开了，闪出两条黑影，穿过院子向后院的偏门走去。他们的身影在苍白的雪地上不真实地飘移着。路过井台的时候，雪光照亮了秋水，她俯下身向井里照了照，又伸手接住朵雪花，在手里搓了搓拍上双颊，回过头来望着院子。雪光映着她喜悦的脸全无一丝羞愧，那个男人先是伸手拉她，见她不动，便也回过头来同她一起向院中望着。

男人回头的一瞬，文荫几乎惊呆了，她没有想到这个男人竟然是琴师廖玉青。她不由地把身子向窗后隐了隐，急切地盯着这张俊美熟悉的脸。清秀的面容惨白地映着惶惑与茫然，那微微上挑的风目，极薄的双唇，此时的他已没了往日的儒雅从